

师生情深

□石佛

多少年之后,让我感激涕零的仍然是我的老师。尤其在文学道路上给予了指点。每当忆起往日的点点滴滴时,快乐就成为最好的记忆。

一晃,离开北京、离开鲁院,告别北京整整十年了。

想起鲁院,那年秋天,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面对面与辅导老师有三次交流机会。抓阄时,我在心中默念,结果,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与我想象的相当吻合。有幸成为他的学生。

第一次见面,是院方商定的拜师会的那天,我们小组是4位男同学,见面之后,老师却幽默地笑了,哦,四条汉子。

就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六小聚,也是第一次师生面对面正式交流。平时,我们的文章随时随地交付老师。同时,我们也想借此机会请老师一起小酌,据说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蛮有酒量的,我们盼望着与艾老师开怀畅饮。

中午有几个消息灵通的美女作家非要一起参加我们小组的拜师见面会,希望得到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的指导。犹豫不决之后,只好同意。下午四点出发,一路欢声笑语,赶到事先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安排好的见面地点“满福楼”火锅城。

艾老师准时赶到,并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候,他微笑着说:“你们离开家乡没和亲人一起过个团圆节,心情都好吗?”老师的话,让我们倍感温暖,他既可爱可亲,又平易近人。就连几位慕名而来的女

学员,见此情景也打消了紧张的心情和陌生感。我们早已久仰老师的声誉。

艾克拜尔·米吉提,新疆霍城县人。1976年兰州大学毕业。1980年入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历任《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民族文学处副处长、处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兼综合办公室主任,《作家文摘·典藏》主编等职务。

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瘸腿野马》等多部作品。还有传记文学、译著以及大量散文、随笔、评论、纪实文学及翻译作品。主编过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作品还被译成日、德、俄等外文,并获多种文学奖项。老师的业绩卓著,为人却温暖如春。

我们走进满福楼落座后,我问:“老师今天喝什么酒?过节了您的几个学生略表一点心意。”老师挥挥手说:“你们不要管了,我都安排好了,你们过节都没回去和亲人团聚,今儿几个老师请客,也做一回你们的亲人吧!”老师一语胜似亲人,直击人心,温暖有加。

老师反客为主,我们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大家围坐,一一给老师敬酒。一边饮酒一边谈文学,特别是他谈到《中国作家》设立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大奖时,鼓励我们踊跃参与,祝我们力争获奖。我们不但被眼前热气腾腾的火锅温暖着,也被老师的真情感动,那情景一如天空的那轮圆月。

一轮圆月悬挂在北京满福楼的上空。酒后,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带我们走上楼顶赏月的茶楼,饮茶品茗,吟诗赏月,谈笑风生。

这个中秋节,我们远离了亲人,没有和家乡的亲人一起欢度,但在京城却有导师的关心,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而又深情的中秋。

中秋十六,天上人间,月圆人也圆。那是终身难忘的一个夜晚。新疆同学熊红久羡慕而感慨地说,老兄,你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个好人!

是的,人生有太多的交往不能替换,不能复制,例如青春时光、美好情感,以及多年以后回首美好时光,也应该叫做缘分。每个人都必须为人生付出代价,时光不容许讨价还价,该拥有的不会散去,不属于你的,终究不再亲近你。

在导师的指导下,《中国作家》2011年长篇小说增刊总第310期上发表了我的长篇小说《致命的欲望》。后来,我两次进京与老师畅谈,老师赠我他出版的小说集和散文集。江西的朋友来电想请导师去讲课,我与老师商榷时,尽管他社会活动很忙,但欣然答应,最终选择一个秋天一起到了江西萍乡。受到了当地文联和广大作者们的热烈欢迎,对导师的讲课也欣赏倍至。

回去的路上,老师特别关照,告诉司机亲自送女学员们回到鲁院。我给老师打电话,原来老师一直在原地。哦,我明

白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人感动。

我一直在想,尊敬的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言传身教,光明磊落的性格给予了我们什么?不仅仅教我们如何写作和鼓励我们获奖吧。我想,他教我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艾克拜尔老师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楷模。

想起恩师,总是情不自禁地荡漾起感激情绪,那些话语的甜蜜,牢牢地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盛开出幽幽的馨香。

今夜北京的夜空别样美丽。因为盛满了对师恩的眷恋。我相信:这份情怀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流逝,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一定会悄悄地伴随我,甚至梦中……许多的爱没有理由,甚至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如同缘分,如同创作,如同行走,因为鲁院、因为导师、因为爱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心存这份美好的情结,在纷繁的生活里留住一份感动。

石佛

原名石松茂,中国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作品发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文艺报》等刊。

易水河访古

□张国中

去拜谒荆轲塔。

出易县县城向南,沿易水河而行。但见杨柳葱茏,碧水流翠。一座小山映入视线,荆轲塔矗立其上。山,很古老,但不高,本应是很无名的。正是因刺秦义士荆轲,而有幸当了塔基,才得名“荆轲山”,因此,这小山就很有名了。塔,为宋辽时所建。陪同我们的原易县政协主席贾延清先生介绍,塔为八角,高两米十三层。抬头仰望,见各角悬有风铃。山风徐来,铃声很响亮。或许是心理的原因,觉得这铃声有点凄切。塔下四望,狼山竞秀,易水低回,青山秀水大为荆轲塔增色。于是,我向贾先生提了一个建议,去看看易水河,零距离的去感触它。贾先生笑了,说:有这节目。

这就是“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的地方吗,这就是“饮钱易水上,四座列群

英。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易水吗?水,依然悠悠东逝。然而,易水河,绝对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因为这条河,与一个义士有关,与给他送行的人有关。一条河,因一个人在河边的一次送行而辉煌。漫漫两千多年过去,河两岸的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送行与被送行的人都走进了历史,留下的是一段真实而又壮美的传奇。

被送行的人是荆轲。卫国人,直率神勇,却不得志。游历燕国时,结识民间乐手高渐离,二人终日唱和,抒发愤懑之情。燕国使臣田光知其胸怀大志,便将他引荐给燕太子丹,拜为上卿,并为之修建“荆馆”,日日车骑美女,风光无限。此时,强大的秦国已经大兵压境,燕国命悬一线。燕太子丹夜不能寐,遂决定派荆轲刺秦王拯救燕国。田光不愧侠士,遵循“三

人不可守密,一人当殉”的原则,毅然横剑自刎,以激励荆轲舍生取义。于是,荆轲携督亢(今涿州、易县、固安一带)地图,一把淬了毒的匕首,还带上了强秦逃亡到燕的将军樊於期的首级,在秦舞阳的陪伴下,踏上了西行刺秦的不归路。

河边送行的人当然就是燕太子丹了。他眼里含着泪水,与荆轲紧紧地拥抱了再拥抱,依依惜别。他是一位爱国忧民、赤胆忠心的政治家。他希望用自己的抱负和行动,诠释其为实现国家安宁和发展壮大的事业,而抗击秦国的真挚情怀。他不畏强暴,敢于向大国挑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是他人生闪烁的光芒。然而,他却将刺杀秦王、振兴燕国的大业,寄托于荆轲,这样一个志向远大、能力偏低的人身上,其失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荆轲也是满腔热忱,然智谋不足,不仅枉搭了自家性命,还加快了燕国的灭亡。

还是回归那段历史吧。这是公元前227年的一天,荆轲在高渐离奏出的哀婉低回的筑(一种乐器)声里,在易水河南岸慷慨悲歌,吟唱出了那句千古传诵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名句。当他唱到“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噓气兮成白虹”时,但见一股浩然白气,直贯长空斜阳,仿佛一道白虹拔地而起。

以后的故事尽人皆知了:图穷匕见,荆轲被乱刃分尸。自此,荆轲完成了他从“游侠”到“上卿”,从“刺客”到“义士”的生命历程。他以弱者对强权的蔑视和挑战,高奏了一曲千古传诵的壮歌……

此刻,夕阳西下,我还久久地徘徊在易水河畔。易水河就像一首亘古不变的歌谣,在静静地吟唱着。不远处的荆轲塔,婆婆成一个历史的谜团,昭示着燕国

都城的威仪早被雨打风吹去。想到刚刚看过的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那些在当时先进的建筑材料、陶器用品等,还能一窥昔日的辉煌。逝者如斯夫!眼前的易水还是千年前的易水。河两岸水草丰美,白杨林立。然而,却让我顿感时不同,境不同,人不同,心不同,远古时代的荒漠、苍凉,已经荡然无存了,心中不免怅然。

遥想当年,矗立易水河边的黄金台,燕国打出了招贤纳士的旗帜。可惜的是,这一切似乎仅仅满足于形式的改革,终于没能挡住秦国的铁蹄。很快,燕国连同其他五国走进了历史的终结。我想,秦国虽没有黄金台,但有李斯那样的治世能臣;燕国设立了黄金台,却只有荆轲这样的义士!看来,人才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啊!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悠悠华夏,多少英雄人物已经化为无迹可寻的尘土?侠客荆轲何幸,在死去两千多年后,在易水河畔,在全国,在历史,仍然世代将他铭记。荆轲塔、易水河……丝丝缕缕的印迹告诉人们,一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只要爆发了闪光点,便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荆轲的侠义精神代代相传。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在距易水河“送荆轲处”三十华里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又上演了一幕当代壮歌。这就是千年传承为国捐躯、慷慨悲歌的民族精神吧。

张国中

河北省作协会员。作品发于《中华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人》等刊。著有散文集《永远的向日葵》。